

## H·草木风华

## 桑葚

■ 李再明

来海南好些年了,对于家乡的许多记忆都已模糊,唯有桑葚,却是时常地会想起来。

我的故乡是地处江汉平原的洪湖。小时候学地理学到长江中游平原时,很为家乡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自豪过。长在田里的作物,除了种在水田里的水稻,我见过或种过的庄稼有棉花、芝麻、红薯,花生、油菜、豌豆、大豆、小麦、荞麦、高粱、玉米、甘蔗、西红柿及各种瓜类;河塘里湖里的荷花莲蓬;地上长着的各种树,如棟树、槐树、水杉、柳树、杨树。而这些树都是不结果或结果的树,唯一结果能吃的又不用花钱买的,只有桑树。桑树结的果就是桑葚,我们叫桑葚或枣子。

我们成长的小学、初中时代,地上是没有果树的,我们能吃到的唯一不需要钱买得上水果的,就只有桑葚了。春天来了,桑树长出了嫩叶,我们会去采最初的嫩叶,喂蚕玩。油菜花开了,水田翻耕了,谷种也撒播了,土黄的田里慢慢嫩绿了。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事。

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些桑树,看那树开了细小的花,结出青青的小桑葚。

田里的秧苗更青了,布谷鸟时不时掠过村庄,在高空唱它的那句单调的歌,我们翻译为豌豆八果,婆婆烧火。这鸟叫是一种季节和时令的音符,也是对农人的提醒。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不问农事也不关心蔬菜和粮食。我们关心的是那青涩的小桑葚什么时候变红变紫。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经过有桑树的人家,盯着桑树看,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等着那青青的桑葚越来越像我们一直咂嘴并没有脱离多久的母亲的乳头。

等着桑葚成熟的日子是热切的,早早就开始讨好那些家里有桑树的同学们,我的同学李九斤家后面有几棵大桑树,因此,要是他有不会的题目,要抄作业答案是没有谁会阻止的。甚至会主动帮助他。因此桑葚由红转稍紫的那段时间,他绝对是班里的红人。

不知从那些桑树下走过多少回,仰过多少次头,那青青的桑葚终于红了,可以放进嘴里吃了。但那还不够甜,是酸的。这与苹果、桃李不同,并不是红了就熟了。再出几天太阳,气温再高一点,那些桑葚就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了。这时桑葚才真正成熟,我们等待已久的吃桑葚时候到了。

那些日子心里惦记的不是学习,而是树上的桑葚。早晨上学,中午放学,下午上学在路上都会抢时间,见缝插针地往那些桑树上爬。坐在教室里也在心里打算着放学时到谁家的树上摘桑葚吃。有时是互相约定,有时是单独偷偷摸摸行动。最希望的是早点放学。套用那句有名的话:不在桑树上吃枣,就在奔向桑树的路上。

一放学,我们就各自飞奔向那些桑树。在我们心里,哪里有桑树,哪家桑树大,结的桑葚大又多,是非常清楚的。争先恐后,是当时恰当的写照。当我们飞奔到桑树下,往往树上已经有人了,而如果自己上头没有人阻止,就会一直爬到树顶。能吃到桑葚的最基本前提是会爬树。不会爬树的一般都是比较瘦弱的,或者是女同学。它们会在树下守株待兔。有些低矮的树枝会垂下来,伸手可摘上面的零星桑葚,或者要求在树上的同学用力摇晃树枝,让成熟的桑葚掉下来,再从地上捡起来吃。那些捡起来的多半是摔破了的,有的掉到草丛里要费力寻找。也有小脚老太太在树下铺开簸箕和晒垫,用竹篙抽打,那一定是被想吃桑葚的孙子孙女逼迫过来的。

一会儿工夫,桑树上晒满了吃了枣子的孩子,都像在树上找食的鸟和猴子,叽叽喳喳,互相呼应和警告。吃桑葚除了会爬树,还要胆子大,胆子大的往往会上到伸得最近的树枝,桑树木质坚硬,树枝韧性很好,很细的树枝也能支撑一个人在上面折腾。越是远枝高枝,桑葚越是又多又大。我们小时在树上吃桑葚有一套基本的程序。首先会把最成熟的桑葚摘下来,这样的桑葚甜且多汁,往嘴里塞时,会用手掌做捂嘴状,手往嘴唇上用力一压,这样既吃到了甘甜多汁的桑葚,那压出来的汁液也染红了嘴唇和下巴,那红一转眼就变成了乌黑,很像现在的美女涂在唇上的口黑。这嘴上的一圈乌黑就是下树后在同学或兄弟姐妹面前炫耀的资本。那乌黑舍不得洗掉也不容易洗掉。只有这乌黑才是吃过桑葚的证明和印记。

这一场树上的盛宴,要么是太阳落水(平原水乡对于太阳落山的说法),肚子吃饱了,树上看不清桑葚了,才兴尽晚归。

## H·食话琼崖

■ 崔 崔

海南一些老嬷不喜大鱼,家里吃鱼得给她们另买小的,令人不解。其实老嬷吃的是味,小鱼煎得火火的,烟得透透的,想起骨头来,那种火辣味大鱼没有,小鱼的香是清脆的,发出悦耳的声音,吮一口,香气透过牙缝进入口腔,叫齿颊留香,扒几筷子饭,小鱼头没啃完,一碗饭尽下肚了。老人不是“贼”,她们口味高。

海南人的口味都高,不是有吃就行。炒菜讲究火候,有个起镬的必要程序,把清油倒入镬里烧,烧得冒青烟才可下料;炒青菜下蒜头,蒜头镬里翻滚,变得焦黄溢出香气,下菜时冷热相撞滋滋一片,这才出气氛出味道;如果下菜时镬里升出一团火,那是高厨的手艺了。海南人说,吃就是吃那个镬味。最极端的是做海佬,他们到海边通宵扳罾,没有夜宵,只好带锅带油。有时运气不好,没扳到鱼虾,饿得不行,便把沙滩上的小石头放进镬里猛火爆炒,石子有了镬的火辣味道,吮一口,下一口酒,骗了嘴,安慰了胃,平和了情绪,一石三鸟就是因为这个味。

海南人对味道的敏感,可以从他

## 海南的味

们的菜谱看出来:白斩文昌鸡,白斩加积鸭,近来兴起的咸水鸭同样白斩为上,虾白灼为佳,和乐蟹清蒸,东山羊清涮,总是清水白煮。海南人的蘸料简单,在家里,起镬炸蒜头,加点酱油大功告成。海南人不大吃醋,拧只桔子放蘸料里,夸口海南酸醋长树上,山西人听了可能不服气。内地人初来海南与本地人吃饭,可能吃不饱,像海南人在北地人家吃饺子,吃完到处找饭辙,逢人诉说自己没吃饭。

外地人在海南呆久,习惯了,会认为海南的饮食健康。其实,海南有他们重口味的地方。酸西瓜、酸竹笋、酸芋头杆(海口话叫黑园)等等味道极重,用淘米水浸泡沤成,有股猪潲味。现在不知怎样,过去是让海南人食指大动的美味。酸西瓜混煮鱼虾海蟹,是美得要命的东西。传说昌江地界曾有一悍匪上山拒捕,官家无奈,最后在山脚置大锅放猛火混煮酸西瓜,香飘九里,悍匪熬不住,死就死,流着口水下山来。宋子文回海南,当地要在海口富南酒家请饭,其中一菜是黑园焖白虾,听说宋子文大快朵颐连声称好。也有相反情

况,我老婆的姐姐从汕头来海口看妹

妹,见妹妹吃黑园,大惊:你怎么这样了!意思是你是猪啊!所以,看外地人能不能成为地道的海南人,观察他对酸竹笋熬猪肉、咸红鱼烟五花肉的态度就知道。只有海南人才能从那猪潲味里分辨出——猪肉进入酸竹笋后酸竹笋那个味道,酸竹笋进入猪肉后那个味道;分辨出——五花肉进入咸红鱼的那个味道,咸红鱼进入五花肉的那个味道!味道与色彩一样,最难用语言描绘清楚,只能入口细咂。但,你不是海南人,你又怎能品尝那个味道?总之是妙不可言!

世界的事物总是相连,海南人吃饭品味,读书也是读味的。我说的是那些传统社会里,读书当官的读书人,比如海瑞、邢宥、丘濬、张岳崧、王如晦等等。蓝天白云,椰风海韵,这些人和他周围所有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吃的清水白煮,认真品呷鸡鸭鱼肉的本真味道,哪怕吃的是黑园,也要咂出芋头杆里的清香。我常常设想,他们是怎样品味所读四书五经及其他书籍的神韵呢?传统上,海南这么多人到内地当官,没发现他们之中有谁官声不好的,留下的史书一派赞扬之言。就说海瑞,他在朝上当众骂

嘉靖,用的正是堂堂正正的王朝意识形态,清水白煮,原汁原味,一派天然,就像他为人一样,没有添加葱、姜、蒜、八角、茴香、胡椒、辣椒、花椒、孜然等等东西弄香自己。皇帝不是不想杀他,是不敢杀他;杀他等于拆自己的龙椅。皇帝什么都敢干,就是不会毁孔孟之道。如果海南这些官没有对为人、为官原则的坚持,处处潜规则,夏天收瓜敬,冬天纳碳敬什么的,海瑞不会弄到死后没钱收拾自己。他的棺材从内地抬回来,走到海口滨濂村缆绳断了,有人说海瑞自己愿意埋这里。我看不是,买的劣质缆绳,事情只能如此。天无绝人之路,海瑞总算魂归故里。

近日到定安拜谒张岳崧故居,在一处荒僻的山地里,故居不大。听张的后人说,这不大的房子不是张的财力所建,是张太太家族出的,很多材料包括地砖,从内地运来的。传统海南官员的衣食行住,好像都有点施展不开;考古专家嘲笑盗挖古墓者,海南官家墓里多的陶碗陶盆,非铜即铁,到此忙乎的人,损人害己。

海南传统官人品格伟大,与海南的清水白煮是否有关?足以让我们细细品味。



## H·诗路花语

## 美好梦圆春满园(歌词)

■ 王英人

(一)

一天又一天,  
时光刻在脸。  
人生虽易老,  
真情却永远。  
送走冬寒迎来春色,  
丰富记忆苍老容颜。  
走过风雨走过艰难,  
云是梦帆爱是心船。  
横三年竖三年,  
金色好梦伴流年。

(二)

一年又一年,  
隆重而悄然。  
云舒云又卷,  
悠悠岁月间。  
红雨随心青山着意,  
高天流云淡月薄烟。  
托起云霞托起日月,  
风耕雨种收成良田。  
左三年右三年,  
美好梦圆春满园。

叩门的手,  
停顿在夏夜的门外

■ 苗红军

弦月已渡过银河  
梦薄得如知了羽翼  
有一盏灯  
恍惚在等叩门声

门外,风试图  
将你的身影扯走  
手,举了又放下  
放下又举起

解开过一个春天的情怀  
如今,却迟疑地  
停顿在夏夜的门外

## 生日

■ 王晓冰

生日的零点已过  
我终于困了  
习惯性地侧卧  
蜷曲成蚕豆的样子  
这也许就是我在母亲宫中  
最初的姿态

##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 符海沧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水上摩托疾驰喧嚣  
南腔北调串成南天一色  
各种肤色时尚闪亮登场  
尽情赤裸  
环肥燕瘦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那一汪海湾  
祖祖辈辈相守相依  
摸爬滚打  
黝黑粗壮的臂膀  
捞捕着沉甸甸的收获

夏季风从海面掠过  
那一双双黝黑粗壮的手  
却再不能捕捞那道水湾的鲜活月光  
那一双双清澈如海的眼睛  
充满诧异甚至迷茫  
而那些环肥燕瘦  
却连连惊奇感叹  
返璞自然

## 黎寨的笑声

■ 王辉俊

丝瓜像爬上架的顽皮孩子  
黄花的脸笑出一串一串  
槟榔如孕着大肚子的小媳妇  
笑出洁齿一般的腼腆  
地瓜笑裂了肚旮旯  
把草船屋都抬高了几分  
芭蕉蕊最是黎家姑娘的红头帕  
早就笑得抬不起头  
天那么蓝  
山那么青  
水也那么绿  
黎寨的欢乐生长在热土地里  
阳光生根发芽  
每一片叶子都是灿烂的笑容



《雪·浪·石》(油画)

## H·名家翰墨

## 画 家

是在一些广告公司和装修公司给人搞策划,画效果图什么的。中国画家成为有钱人还得感谢那些港台与外国传媒驻北京的记者们,是这些人首先向香港、台湾与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先锋绘画”,于是一些画家得以被港台与西方文化机构邀请出席参加展览,继而有买他们的画,给的价钱不错。我认识的荷兰大使馆文化处官员罗伯特告诉我,当年方力钧在圆明园时,他去过他的画室参观,一幅画才要价几百元人民币,他当时犹豫没有买,但后来方力钧的画卖到几万美金一幅,他想买已经买不起了。听说方力钧现在不单画画,还用卖画的钱投资开饭馆,生活完全达到中产阶级以上的水准。

对中国当代先锋绘画,除少数真正有意思的画家,我一般都不喜欢。在与很多画家的接触中,我发现不管他们的艺术修养如何,但多数人心里想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虽然这没有错,能够将自己的劳动转化为经济收入肯定是符合现代社会的劳动与经济观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是:很多画家除了在专业技术上有一定造诣,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却是浅薄,听他们谈对艺术的理解,常常让人怀疑他们的画根本不是有意识地画出来,更像是蒙出来的。我参加过几次由汪晖主持的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名义举

办的小型当代艺术座谈会,对一些参加会议的艺术家谈他们对艺术的理解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过于强调符号的独特性在绘画市场中的作用,因而在建构自己的艺术语言时,一般都是拼命做得与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当代艺术活动中能够看到那么多让人感到已经丧失基本道德尺度的行为?其关键就在于有些人总是以为只要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就能一举成名。

当然,并不是所有从事当代艺术的人都这样,在我认识的画家中,有一位一直让我感动,他是画家王毅。王毅也算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先锋人物,他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八五、八九新潮画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国内的很多绘画专业刊物也对他做过重点介绍。只是由于他后来去了俄罗斯,不再在中国绘画界露面,如今已没有人再提他。但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王毅其实是非常明白自己的绘画的人,他写下的关于绘画的笔记,也是我看的中国当代画家最有想法的笔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从俄罗斯回国一次,带着他在那里几年时间里画的画,我看了,其中有几幅非常了不起。他告诉我自己在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呆着,每天不干别的只是到户